

已存高法也

發病後也

鄙稿 岳武穆

岳武穆

武臣不惜死文臣不愛錢秋毫無私  
意偉矣岳王賢構成君者是誰子我  
讀宋史為慨然嗚乎訟冤點死傳成  
進是邪非邪將問天

昇平

昇平二百上無私飽浴恩波天下怡

恭想

神祖深仁澤不讓唐堯虞舜時

分...

已存高...

鄙稿

岳武穆

武臣不惜死文臣不愛錢秋毫無私  
意偉矣岳王賢構成君者是誰子我  
讀宋史為慨然嗚乎訟冤點死傳成  
進是邪非邪將問天

昇平

昇平二百上無私飽浴恩波天下怡  
恭想  
神祖深仁澤不讓唐堯虞舜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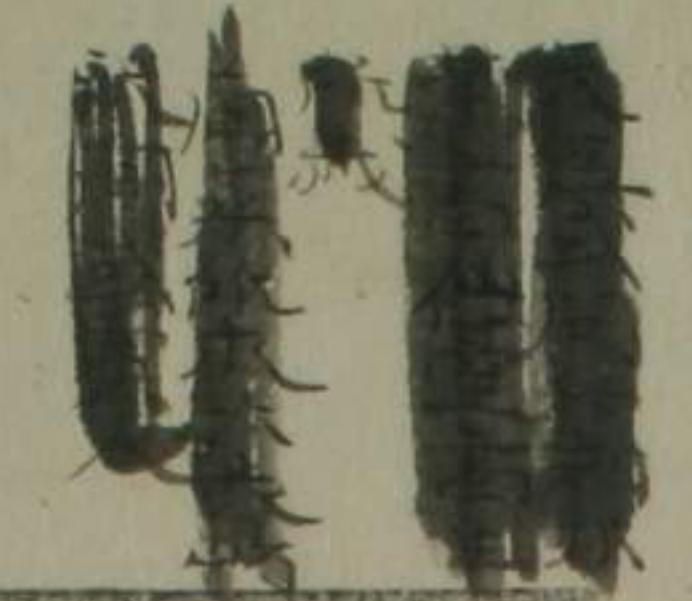
或之浪華俗區  
賤士重習者唯  
靈子故事  
如子言何為  
藝何為年鹿

辛卯 天保二年也

日月懸光文運開術兼無術亦安哉  
可知嚙我信、輩似自藝場爭鹿來  
辛卯十一月十一日遊長谷  
主人~~因~~出示方純和歌蓋翻少  
陵在山泉水清出山泉水濁之  
意也時瞽者在坐其夜夢過新  
川梁上水濁不見處居恒爛  
於水中者失所在乃問旁人曰  
今日盲人濟水冥搜妄行兩偶  
猶然耳然上流不如此也因得一

絕  
人言難信道難欺偶為觀流斷我疑  
有濁有清泉水色出山何若在山時  
余已為英黨所惑孤心悄悄遂  
得癡病人如見余癡而有為者  
無諸幻德自余癡來也故余自省  
癡則癡矣然未曾記所以由來  
余也古曰至誠之所感通於金石  
信然則余疑城之圍數月不解  
者何哉按是益生癡心

報道當年吾計非憂心惰。何鄉歸  
 未知誠感通金石誰攻疑城四作圍  
 余用業於浪華也皆曰浪華衆醫  
 爭奪之地衆言紛紜或有嫉者有  
 嫉者或有笑者不可不忍之苟不  
 忍之則不能長居也余未請上國  
 之風百事皆謀之士人殊慎網紀  
 雖有時立門前或逐余行而誅謗者  
 余不屑焉自初夏會屛近隣及一  
 二諸生思我相集密謀證天經



或問蘭蕪等曰我輩謀已合矣必  
 當粉齏彼余自者如或問蘭蕪等  
 雖有數百條不足登粉齏之  
 意而余未審其所以由來也其事  
 經日益甚余大愁之終得病八月  
 二日齋藤氏使其人送余于鄉逐  
 跡而至者罵或如將共縛投水之  
 狀余於是還舟於浪華八月中旬  
 有家書告親病來因歸鄉至今數  
 月如有蹤余構成者余其初恐強連

天保七年三月廿七日...  
 此其...  
 此其...  
 此其...  
 此其...

此其...  
 此其...  
 此其...

恒真卿之言果不  
虛

累不肯歸家親舊及柿井令誘余  
歸家晝夜不樂人皆謂嫉余者所  
為而使余恐怖以為嘲笑之具也  
嗚呼人生百年縱揚名亦一瞬間  
已余曩由勸遷出於爭奪之地果  
為口蜜腹劍者所惡何其太早計  
也自悔自憤不知所答散聊賦詩  
以申懷之再  
自覺斯身無大愆須看情實外超然  
不得吾思轉為怨怨來將欲問青天

幸生虞夏代又慕聖賢徒憐我如兒  
女思他大丈夫官途嫌踏嶮古味苦  
茹荼吐書空罷閑愁伴病餘  
平陵養病臥山河閱盡塵寰靜裡過  
苔砌瓜來松影亂紗窓烟散竹香多  
嚮床蟻鬪如牛鬪隨枕愁魔代睡魔  
大夢百年吾未覺徒將癩慨附長歌  
次前韻趙歧逃難四方居孫氏  
復壁中數年作厄此歌三十二  
章余曩在浪華為人所忌精會

虞夏不歸  
虞夏不歸

魔軍圍城  
不不不不不不不不

省親病於鄉亦逃也故不至匿  
名賣餅以事情考之雖唯阿不  
苟有似趙歧而其難大過於趙  
歧周自悲自怨賦詩申意云  
共今  
人生萬事慎唯阿恰似逃難北海過  
雲影朝從林際落潮自夜傍壁陰多  
胸間無毒全由氣皮表中邪即是魔  
復壁近來何所就厄屯三十二長歌  
余得病似本有鬼依者攻余甚於  
賊賊尚用慎戒則可拒此鬼晝夜

防之而其害益多鬼多類除瘟鬼  
瘡鬼外無實體而虛無者為魍魎水  
神也或云山鬼神樂居士曰水神  
與山林謂之山水鬼按魍魎從鬼  
周誣周鬼之義以侵私貪搏謂  
之魄以虛憍謂之魍以魍謂之魍謂之  
害謂之魍謂之魍謂之魍謂之  
魔魔有天魔陰魔煩惱魔皆害於  
人之鬼也要之今所依于余亦狂  
正法中者我不知其名姑名之曰

念不念  
魔軍圍城

念不念  
魔軍圍城



魁好惡人魁房死

魔

如魁如魁甚魔精四壁魏一聽有聲  
試問何人降服得周南落第一書生

吞森九華

足下以弓影說僕然是頗古亦出於  
魔恐不安當僕為魔所擲掄未見其  
形而聞其所言見其所為害僕太甚  
故有此病夫弓影彼死我活彼靜我  
感彼無機變我獨生駭異嫌惡之心  
以得病則其病先在我心故謂之迷

魔自臥華遊  
余來陰賊五  
宅

可魔彼活我亦活彼動漫攪我彼有  
機變拂戾百方搆害於我故欲靜定  
相忘豈得哉是起病其權在彼所以  
不似夢觀也其邪且頑如散見鄙穢  
故甚苦驅除魔兵衆多交代為陣我  
唯一騎日夜相當為之疲困願借鐘  
馗來使其下一大劍擊之彼必七顛  
八倒不為難以道逐難以埋避雖大  
知識無奈之何已  
副啓僕於浪華為毒黨所害得病

自養小心翼翼慎聽謹言如不容  
當此時人言罔上事者十居五六  
以朋友親舊者居四五皆絕口不  
言雖作持文不苟者焉昔暴秦之  
時民多諱言正言謂之誹謗相與  
以刺為明深者獲公名務飾誣詞  
鍛鍊成之殘賊無理偷為一切民  
唯恐逃眾不洽也方今海內清寧  
上下安寧如無一夫不得其  
所者余雖賴此公平之化如

或云俞廷佳大  
以爲即小別家  
一身皆有此理

無所憂然有人欲以誹謗妄眾僕乎  
于何不為余之所以揣懼也  
各二宮德尚  
或作電有客見外人積薪於其傍恐  
有災官而告諸主人主人默然者當  
其未失火不見其將有患故也當此  
時推主人之心疑客言固勿論矣客  
亦豈無不平鳴於主人不各哉夫言  
出於誠而不見誠微諸實事而不見  
信客之所以不平鳴也災不顯然其

來愈遲愈隱主人之所以生疑也兩者勢不能不然雖然其毫直而易失火也否外人有私也否有構主人也否不可不察焉家人不察之且妄從人言增其薪可謂慎乎至焰之燒及隣里無奈之何謝燹頭爛頭者今在牝上行可謂明乎其有方及傷如彼其若夫見知且敬如彼其明夫然此諸客一言其利主人之多少大不同故君子深考遠慮以防災富焉而來

者命也非在我者也孟子曰死壽不貳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古之圖難於易又云事預備則不蹙此之謂也余初歸家極口辨余病魔是已若夫見輩能明察也見成敗早防而救之川而復之塞其間絕其源轉禍以為福使君終以無憂者也故以此以供談柄不減以爲如行輩自負無愧副啓遜卓中過蒙褒賞其才學雄長字面恐於僕不克僕不獨慙耻

也僕少壯志學雖經歲月無所成  
立中間從事于區日趨暗昧終如  
邯鄲子步對活老兄輩自覺無術  
也僕性冥愚唯自幼好讀書見人  
有才切齒激昂不已然今所謂才  
子與僕異所趨向志易移此詐偽  
誣罔爭務輕薄華過其實者多故  
僕惡見稱才子以愚者自號為是  
故也又先兄為僕憂不貴重身學  
誼銘于肝然僕之貴重過於身者

義也故與魔相商無須更休粉骨碎  
身未以足歸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  
於生者故生而有不用也死亦我  
之所惡有甚於死者故可以碎患而  
有不為也僕已於此處大悟胡見  
子猶能殺岳王天祥僕從為魔喪身  
失命亦所不悔

與龍甫分韻賦

一片奇雲亂眼飄後園根杌蕩墻腰  
朝來風雨竹無賴吹壓畦間未秀苗

走病魔未除猶抑揄困不已隱匿構  
 害喜出邪徑外雖如後內實逼迫奇  
 怪百端難見實伏所在其頑惡可厭  
 同持得中匠之見束手任之自然姑  
 待如匠和者一出駢去之已走身輕  
 微於病魔恰是掌上玩物猶指頭赤  
 小蟲也此之北園庭間忘我飛遊者  
 其哀樂相距幾何哉了憐也不慨也  
 了怨也一噫

前正 補近稿中詩文存于奉德廳覽伏乞

象吉先生足下

